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徑地卷之十八

此心開百代之禱。金鎖玉鈎。豈必問平陂於
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舫。何嘗恃推
步於雞丸。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人
而陵谷忽遷。豐碑頽琢。物若留以有待也。
人其清夜一捫心乎。纂徑地第十八。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

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致訟未入土而寧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語不聞乎龍穴非遙，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邇，空勞踏破隴頭雲。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

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而
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子
乃携母賣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
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
出宰相。於是奉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鷓鴣
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果
生。昭先至平章事。

蘇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

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泉生軾轍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占掘墳利己者知此義否。

晉陶侃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未知所在。

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半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後侃果爲三公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

浙有士人館富家歲暮得束金八兩至渡口見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

婦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惻然。盡捐金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上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欣然。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溯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鈞鈞。士覺而記於柱。宗人哂曰。薄命漢。得銀輕。以予人。復爲夢語欺人乎。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

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焉。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夢合。但未知爲誰地。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唐智興徵時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
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
墓地。引智興立一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
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
葬焉。果爲方伯。

富春孫鍾奉母至孝。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來
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甚愍。三人臨去。曰。
我等司命郎。感君厚意。示君葬地。地連世封。

侯數世天子出門化成白鶴而去後鍾生權
權生亮亮生休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歿葬無終山遂
居焉山上八十里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阪
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
斗與之使至高平善地有石處種之當生美
玉聘得好婦公如言種之數歲玉子果生有
北平著姓徐氏者女甚有名公試求之徐氏

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種石中。得白璧五雙。爲贅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後各種石地爲玉田。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聞雨驟下而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常有陰禍。若葬此地。

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
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
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尋常萬萬也

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
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
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
有一塚藏君死京鏗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

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爲兒孫。遠慮無。

宣城沈少叅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叅夜夢一官。戴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爲公詞。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及第。

楊少師榮建溪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日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大興劉公機。父卒於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

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
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
年所值月葬父於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
馬贈官保則葬日吉凶真無謂矣

馮商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
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
樹巔盜斫大樹倘吾輩徑前恐被驚跌致損
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鹿臥

不足道也。後子舉大魁，世世簪纓弗絕。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於彼家有何冤仇，而令之世世貧

賤哉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骸骨於曠野。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得地理之助邪。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肖子孫。驕奢淫泆。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

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風水家言尚有繫公念者乎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袁安砥德修行其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

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

宇住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
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棹自古至今葬
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
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
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

忍

七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地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爲之，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

聖恩之博厚若此。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

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縕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得二鳳。雖相謝。遂孕。

二千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
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卽工泉壤
其肯瞑目乎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
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
方懷妊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
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
此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甲科六人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饑寒且力尚能輾轉措辦願袖手以觀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擇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雷

雨送下一穴卽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抱
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
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旣得地當積德以培之
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
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
真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
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

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
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
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昨非菴日纂韜穎卷之十九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
烟霞來往冒炎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醪
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光鑑烟茗枕野
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
餽蜜者何若纂韜穎第十九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裘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遊。及卽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唐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名

漁童樵青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
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叟廡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
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
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新宅落成市聲不入耳俗執不至門客至共坐
青山常流流水在左談及世事便以太白浮

青山秀水眼到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後爲
之物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
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賞莫教一
日不花開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
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

不貳價廉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
爲遂遁入灞陵山中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塔落花滿
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
汲泉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
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
歸竹簞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秬
稻量晴校雨相與劇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
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
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
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
眠白晝閑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誰
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
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愛松風庭院皆植
松每聞鶯欣然爲樂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酬荅但拈詩句
以應之問何感慨而甘棲遜曰得閒多事外
知足少年中何功課而能遣山曰種花春

雪看錄夜焚香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
惡歲酒國有長春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
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
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中
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柏
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
兩人爾

真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
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
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勁稱肺
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
旋踵而背語。雖也。燕坐間。寔辨有口。迺託簡
重身。有機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
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譚。甚而
毀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

有嘆喜笑罵總屬不真何謂不典之禮賓客
而意無論尊貴卑平交終日器行兌言可譬
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
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捨地
矣彼此相詣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
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
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甚而不
可捫跬步閒行輒恐淪官守馬上以目注鼻

視越尺寸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俛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游於漭漭之鄉矣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

鶉。適聞庭。蛙請以節餒。因題聯。云花枝送客。
三。健鼓竹簫。宜林鳥。報莫可講。山史實錄。
疎簾清簟。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
只容屐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揚子酒。浩歌
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烟
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

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
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爲。曰：端
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
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
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酒
然。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淖
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
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
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
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
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借三五
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掉其旁卓問有

魚否。荅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
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
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荅。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
倪文節云：閑居勝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
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

冠履屨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始如蒸焙。客
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
不受人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請，不能不報
請也。至造朝蒞政，其禮尤重。公裳靴帶與嚴
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
飲食不能以時，往往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
然。自早燒香，食罷便可脫巾，袂袒裙鞞從事。
藤牀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

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
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茨。剖瓜削藕。日醪三
盃。取醉而適。其樂殆未可一二數也。

口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
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
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
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
駁先賢。但當拈已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
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蹄爲何物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
常隨騎馬人

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
寢覺卽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綿
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

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樂不可得而量也
長亭烟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
雲紅塵不到逍遙時有牧樵人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執石鏤山雕林窮
壯麗極竒篠而猶未愜然金鋪繡澁苔痕染
其扉門柳合抱可載鳴矣而主人不得歸歸
則向風欲僵背風欲仆鶴髮龍鍾真可憫也
宋管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曰卿所得

何如對日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
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予夙夜在公不曾漫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
水竹處作蝶庵謝事居之庵中以莊周爲開
山祖陳搏配食若忙者難爲主籍供職

莊周語楚大夫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
文綵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
可得乎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圖覺數十卷。而巴杖藜躡屐聽流水。鑿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無樂而死乎。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
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
爲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
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
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卽挂冠去人謂
蜘蛛隱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命中車歸來。滿架琴書。

朱桃椎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朱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
圖史鼎彝酒漿。葑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
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
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
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
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
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宋孫集賢冕守蘇。荅年大書詩於壁。拂衣去。及

詔下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有客謂山居眷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勸斷。

事擇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樹
藝文弱者以備洒掃抄寫子孫相體者則送
供養賓朋相念者則通餽問此外靡知其它
晉張鷹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
爲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
相見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卽答者記白
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
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淮
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赤松子
之徒。不笑人乎。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宛荳。新合桃。綠陰一片黃。
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
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
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
教。何樂之有。惟是用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
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
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
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返。爲樂不
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傅堯俞過清遠峽詩。巖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

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花。

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清茶野饌。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韓持國遇穎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

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
胸中無它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
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
言。吾心亦涼矣。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壽永。意甚信之。遊
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
安能捨所樂而從所懼哉。

呂徽之居芳山中。綜博述詠。漁以自給。一日羣

貴游子弟因雪霽覓而訪之。唯草屋壁立。忽
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
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魚。乃至彼
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
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日復躡其
蹤。則徽之已行矣。

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卽市廛喧囂百丈短
垣。辟荔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

人耳卽備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輒有梧
風吹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容
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
徵文通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
馬驛也

眉公云閉戶卽是深山嗟乎應接稍畧遂來帝
鬼之譏剝啄無時難下蕨蕤之鎖言念及此

入山惟恐不深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
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
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
得自遂乎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
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
悲吟指舊都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

隱九里山。種豈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
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
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爲梅花屋。

哥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
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
訟田。遂得不仕。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爲
蘇翁。藝圃織屨爲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

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木交。浚爲
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
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
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
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
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
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

茗意稍欵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
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
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
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
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
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
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與之
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

局戶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干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昨非菴日纂真果卷之二十

果報影投形。種蘭得香。布棘得刺。定盤星。爽
過幾分。功曹聲應響。惡淪諸趣。善證菩提。明
鏡臺放着。誰氏卽。身。前。身。後。或。俟。片。時。而。造。
福。造。業。不。磨。永。劫。所。願。乘。風。破。浪。者。牢。定。枕。
竿。普。告。勒。馬。臨。崖。人。急。收。韁。勒。纂。真。果。第。二。

七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直日功曹是箇有記人。據善惡簿子裏直書定。

鑑星分文不爽。閻家老子是箇無情漢。儘罪福業鏡中照出。至公堂。毫髮難容。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嚙刃往殺之。道過一小巷。巷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兇狀之鬼。握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珮。擎旛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曰。日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

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周興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興不軌。太后怒。命俊臣鞫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如法。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爲讐家所殺。詔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

雪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

崔煒見一乞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爐者毆擊。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蒙爲解難，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一日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多於南海有日矣。

炭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
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
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
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足於橛上。放鷹鷂
活。按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昌宗曾過昌
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
易之。昌宗百姓鬻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
食。昌儀打折雙脚。扶取心肝。斬首通都。

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人與相知契。及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處相尋。後僧爲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而癰痛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洗之。旣掬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害鼂錯乎。子袁盎吾鼂錯也。子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害之。

今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爲寃矣於是
洗之痛輒心肝絕久復蘇癱漸枯

鎮江靳翁五旬無子訓蒙金壇夫人鬻釵梳買
隣女爲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曰
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報然
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出返扃其戶翁踰窗
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
願其嫁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請

隣而返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妊生子貴登第
爲宰輔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
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
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
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
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己維肖問
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

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妻
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己有
夫。見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
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
餘皆盲聾啞。僮僕顛覆。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
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既

啞棄之人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二子皆顯。

杜疑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疑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疑乃嚼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疑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死。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
嘯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
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
膿血不絕。迨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
得買命錢。

孫泰有隱德。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妙損一目。汝
可娶其幼姨。卒泰娶其妙。曰：彼有廢疾。非泰
何適乎？嘗買鐵鐙臺磨之。乃銀也。卽持還之。

嘗置別墅用錢二百緡人將他徙聞老嫗長
慟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今
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因給曰吾適得京
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
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
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增汝
壽而昌汝後壽九十子及第世顯官

荆溪有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豐子設

謀謂有富家乏主計人令往投之。婁子感謝。豐子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子死。轉引溪林寂處。出鉞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至溪林寂處。擁而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夫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爲鬼也。至則其夫相携大哭。各道故曰。彼圖。

淫汝。汝未淫。圖死我。我未死。我何恨。婦曰。吾苦汝死。汝固不死。圖散賊。賊固自報。我又何恨。於是轉悲爲慰而歸。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起如廁。主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卽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勸客自外聞之。驚逸去。

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論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卽刻拜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生子定不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除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許以小斗量人大斗量出小秤短尺

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
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
二子皆登第

歲旱有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糶未旣而有雨
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
不雨焚訖還憩道亭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
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髻中得一
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偕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恐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已頻。專候汝。

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是夜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問

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
軸時。爲釋憾。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
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楊自懲爲縣吏。有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
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
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
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某色可掬。婦因
撒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陞。

俱爲名宦。

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齿示兒。兒見號泣。俄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少頃從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爲白狗。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元郭思承爲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舟還里。元讓前艙與郭裝家屬。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衆見水中。

鬼使鑿船爲兩截。前艙郭船浮江面。順流徑
到岸側。元後船人口行囊。卽時沉沒。同舟異
報如此。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
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
田庄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
歌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田庄猶未已。堂
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

心裏喜

馬恭敏公森之父年四十誕于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額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新城鎮屠潘其者多行不義教人鬪訟攘人錢

物姪人女婦小拂意則怨謔神天忽死經晝
夜復蘇呼妻子集親隣曰吾見閻君閻君謂
死者受報生者不知以故受者方苦作者仍
熾卽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函尚疑而
不信良可悲愍今潘其惡極暫假此人以告
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剗出
雙目瞳子曰此嗔視仙佛父母及目成男女
報自斷其舌曰此欺妄罵詛報自斫其手曰

此屠宰衆生報自剖腹剗心曰此陰險殘賊
報遠近觀傳妻子耻之捍外人勿入其呼曰
吾受命閻君示衆汝捍何爲宛轉六日體無
完膚乃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富翁家翁無子欲
令妻求種召飲酒半佯入睡令妻出陪曰君
多男妾冒耻求種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
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上人妻

啓門放之。是秋中鄉榜。太守夢迎狀元幡上。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白蛇大如拱。競鋤擊之。一余姓者勸勿殺。衆不從。攫斃之。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軍人烹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

子云此輩有毒君不害我我豈害君余驚覺
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
爲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產
甚艱竟產一獼猴而死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
久客不歸翁始逼嫁明夜縊此吾得代矣公
潛賣田得銀四兩卽僱作其夫之書寄銀還

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若

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協。及積金藏鏹之夫。皆捕逐殺之。冤聲載道。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富人王冠。習房中術。自置婢妾十餘。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以藥攻孩。捉入日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生幼孩烹之。慘酷不忍言。事發

屬刑部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唯類無遺
而家墟矣咄咄保獍殺人求生能逃天刑乎
豈知好生爲長生訣也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
東岳役夫今承批提人汝亦有名汝當以家
事幹畢伺我提完將一月卽至矣琪歸語子
曰吾平生三事未了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
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

年傾圯。欲葺理未能。三也。亟出囊畢。此繼治後事。杜門候死。歷數月無異。諸子謂妄也。後除夕。復遇前卒。揖曰。前有免提牌至云。汝陽世有三善得釋。加二十年壽。琪後果越二十一年始卒。

王宗黯貪賄。壽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澗。瀕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

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竟得疾暴卒。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子化書之變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暴以革囊投之深淵。漁人獲剖之。一人鼾睡正濃。大呼乃覺。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

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投之。漁者如言。齊
立後爲唐相。成大功。然不得令終。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
日見仁愀然曰。汝冬當大難。奈何。王素神其
術。亟往蘇斂貲。歸旅肆中。晚霽散步。見一婦
抱子投水。王亟呼漁船曰。救此。與二十金。漁
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
度日。畜一豕以償租。昨估來。值夫他出。遂鬻

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箠楚，且無聊生，不如死耳。仁倍價周之，婦歸泣告於夫。夫意其誑也，與婦同詣質焉。至則仁已就寢，夫令婦扣門曰：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忽聞倒塌聲，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非獨免難，且

能獲福。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享富貴
二十餘年。

卞三萑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
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卽託
故歸。或以詩讚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
李莫相猜。卞荅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諱及曾
孫錫皆登進士。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矚夫出。卽入

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
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
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負之卽取
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
叫無人卽出隣里爲夫告累執賣菜人抵之
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
監決人引見

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上日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常村一媪老而盲其婦一日炊未熟子呼往田
所婦囑姑畢其炊媪盲無睹飯成誤捫溺器
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中潔者食姑次以餉
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瞑
覩面不相見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
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
適足供朝哺明旦視囊米復如故竇之至終

身

泗州蔣成屠沽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舉以荅成失色席散以一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

冤鬼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
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
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
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
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
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
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景

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出釧還之。全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隣觀歎者如堵。急復趨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陸平泉謂余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余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

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數年亦有此理

紀訓存賞云正德己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
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粹至乃余
家僮焉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同年某遽赫然
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舟行劫反語
舟人毆邪縛之其人叩首哀乞移時始叱去
在坐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
余曰兄何迂哉爲官須智略人心天理四字

用不得矣。余憮然不荅。後其人除紹興推官。果惟忤胸臆。煅煉羅織。含冤無數。後陞刑部主事。仍加甚焉。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胷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輦。感。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不及見。卽見之。其尋常順逆。旣謂常事。不察其大。迪吉大逆凶。

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接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

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
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
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
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隲○之○也○

董卓嘗至郡行塢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
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
其眼日以鏤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
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及爲呂布

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劉安世守正不阿。數觸章惇蔡汴等。惇與汴必欲真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脇使。

一自裁。又擢一豪吏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中途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